

普天樂全集

卷之三

七

七

普天樂全集

佛曆二五三一年九月初版

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8

(全一百冊)

版權所有
請勿翻印

- ◎定 價：新臺幣捌萬元正
- ◎本書作者：廓諾·迅魯伯
- ◎本書譯者：郭和卿
- ◎主 編：藍 吉 富
- ◎發行人：朱 蔣 元
- ◎出版者：華 宇 出 版 社
- ◎社 址：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
- ◎電 話：(〇二)九四二六六七四·二四七七三七二
- ◎郵 撥：〇〇一七六二五—三號朱蔣元帳戶

行政院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38

廓諾·迅魯伯 著
郭和卿 譯

青 史 (一)

華宇出版社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白聖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一

近三十餘年來，台灣佛教之發展，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。其中，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。

台灣光復之初，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，即或單行本佛書，亦為數甚少。然時至今日，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，藏經之流通於世者，乃有六、七部之多。與三十年前相較，真有天淵之別。

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，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：

其一，為大正藏、卍續藏之再版。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，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，此事居功甚偉。所惜者，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，吾人不過過翻版而已。

第二件大事，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（一百冊）之出版。該書為國人自編，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。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，頗便初學。

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，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，故較乏新義，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，自有所不足。此次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、開譯場，由藍吉富居士主編，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，悉迻譯爲中文，編成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，亦更爲艱難。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，實非過甚之辭。

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，朱居士索序於余，因贅數語，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。

白雲

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

印順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二

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共一百冊，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，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，雖以日文作品爲主，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。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，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！

我們中國佛教，過去經長期的翻譯、研求與闡揚，到隋唐而大成。這是以中期的「大乘佛法」爲主，上通初期的「佛法」，下及後期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中國固有的佛教，基礎異常深厚，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，適應現代，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。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，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，各宗奧義，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，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，研究、抉擇而予以貫攝，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，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。遺憾的是：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，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；傳統的佛教界，又不能重視佛學。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、研究水準，遠遠的落後於國外，無法適應趕上，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！

我覺得，三十年來，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，宗教自由，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，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，已有了可能性。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在這時編譯發行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！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，增進研究的方法，特別是梵、巴、藏文——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，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，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。這部書的出版，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。

印

順

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

星雲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三

十九世紀以來，歐美列強，由於政治、經濟、宗教等因素，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。西洋的佛學研究，即造端於此。其後，在漢學、東洋學、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，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。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，終至有「佛教學」一門學科產生。

日本在十九世紀末、南條文雄、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，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。近百年來，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，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，佛書之刊行量，亦為舉世所矚目。

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，大多站在學術、文化立場，是人本主義的。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、巴、藏、漢等各種語文資料，以及史學、社會科學、考古學等方法。因此，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，然而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，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，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。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，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，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，自是可以預卜。

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內含歐、美、日本佛學

名著一百種，並悉譯爲中文。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，值得隨喜。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，乃略述數語如此。

日
生
元
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

淨心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四

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，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，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。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，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，去探索佛教的內涵、發展及其影響。

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，從印度部派佛教、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、大乘中觀、瑜伽、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，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，都屬於這一類。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，則起源於近代西方。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、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「佛教學」。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，從十九世紀以來，迄今爲止，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，而爲歐、美，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。

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，對於傳統研究，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，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。可惜，到近世以來，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，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，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，比起曾受我國佛

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，也頗有遜色。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。因此，如何振衰起蔽，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。

這次，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居士籌印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。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，恰好為「如何復興中國佛學」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。相信這部書的完成，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其學術意義與價值，是值得讚揚的。

淨心

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

演培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五

自釋尊入涅槃之後，中印各國的佛教，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。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，有一種共通的特質，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，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。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，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，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。

近代日本、西洋的佛教研究，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。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。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，但是對史實的重視，則較古人為甚。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，而不致混淆。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，都遠較前人寬廣，乃使「佛教研究」蔚成一大學術王國。舉凡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史學、哲學、醫學、天文、曆法……等層面，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。

因此，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，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。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，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，對我國佛學的推展，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。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「世界佛學名著

譯叢」，所選譯的一百部書，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。全書出齊後，對我國佛學界的神益，是可以預卜的。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，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。

漁 峴

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

永惺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六

兩千多年來，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，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。此即印度佛教、南傳佛教、中亞佛教、中國佛教、西藏佛教、與日韓佛教。這六大系統之中，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，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。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、佛法瀰漫人間之廣、由此可見一斑。

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，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，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，較少專著出現。因此，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，對中亞、西藏、南傳、及日韓各系、往往毫無所知。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，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。

近數年來，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、漸不乏人、而作大規模介紹的，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為最受矚目。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留各系的佛教，而且也彙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。因此，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，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，作一次紮根工作。這種氣魄與

願力，實在值得讚嘆。

余弘化香江多年，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，一直未敢稍懈，因此，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，乃頗有「深得我心」的感覺。一九八六年歲末，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，為「譯叢」索序於余，故略贅數語，以為之序。

釋永惺

一九八六年歲末於香港

聖印大師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七

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，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，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，也產生極大的變化。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，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，都愈來愈深入，愈來愈不盲從。

在這種情勢下，現代的弘法人員，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、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，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，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。職是之故，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華，並以之為弘法素材，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。

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，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，成立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」，費時歷四年，耗資數千萬，編成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。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，設非發大心、弘大法者，何能如此！

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，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，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，

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。因此，對朱居士之大氣魄、大發心，深感讚嘆。朱居士徵序於予，隨喜之餘，爰贅數語如此。

聖印

七十五年八月於台中

編者序——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總序之八

近百年來，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。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。印度、中國之外，錫蘭、西藏、中亞（西域）、日本、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，逐漸大白於世。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，是如此波瀾壯闊；佛教的修持與義理，是如此龐大恢宏。

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。梵語、巴利語、藏語、華語的並行；考古學、歷史學、社會學、哲學、比較宗教學……等輔助學科的應用，使「佛教是什麼？」「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」等問題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。

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，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，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，大異從前。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，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。然而，很可惜的是，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。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，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，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。

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，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，引介給國人。當然，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，但是，去認識它們的方法、態度、與成果，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。這種認識，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。

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，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。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，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。但是，我們堅信：「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！」因此，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，而毅然起步。

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先生，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，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。這種為佛法、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，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。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，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。

十
陸
士
言

七三年十一月「譯叢」第一輯出版前夕

出版前言

西藏系佛教資料，不祇保存了西藏歷代大德的佛教著述，而且也包含有爲數甚鉅的藏譯印度佛典。在中國的漢譯大藏經裏，不祇是西藏著述收錄甚少，而且，對西藏大藏經中所收的大量印度後期大乘佛典及密教資料，也大多付諸闕如。因此，屬於漢族系統的歷代佛教學者，對西藏佛教也都相當陌生。

二十世紀以來，國際佛學界開始重視西藏佛教及其資料，使該系的佛教歷史及宗教內容，逐漸爲世人所知。我國近代佛學界，由於法尊、王沂暖、郭和卿……等人的努力，也譯出不少西藏佛教要典。其中，像宗喀巴大師的幾部代表作、及若干重要佛教史及教義典籍之所以有漢譯本，就是拜上述近代譯師之賜。

在佛教史著述方面，西藏的布頓佛教史、青史、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、如意寶樹等書都是西藏佛教界的名著，也是近人研究印度或西藏佛教史不可或缺的參考書。但是，這些書在二十世紀以前的漢族佛教界裏，却都是聞所未聞的。近年以來，由於學者們的努力，前三本都已有漢譯傳世：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有王沂暖先生的節譯本；布頓佛教史與青

史也先後由郭和卿先生譯出。國人對藏傳佛教史籍的意義，乃有較清楚的認識。

本書漢譯本初版於一九八五年，原書的「出版說明」中，對本書曾有扼要的說明。茲摘錄於此，以供讀者參考：

「書中除敘述吐蕃王室傳承的歷史之外，還有關於西藏佛教的創建和發展的歷史，尤其對嘎舉派的敘述，更爲詳盡。此書博取諸家之長，採取編年史的體例，綱目分明，取材豐富，比較清楚地勾劃出教法來源、西藏歷代王朝、西藏前宏期佛教；西藏後宏期佛教；舊譯密乘；新密乘及隨來的『道果』等法類；阿底峽尊者及其傳承；峨諾、巴操譯師及其傳承，中觀、因明、彌勒諸學宏傳；密續部說規的宏傳；大譯師瑪爾巴傳承及著名的嘎舉派；廓乍巴和里姑瑪的簡史；時輪傳承及其教授的宏傳；大手印法門譚；息結派初、中、後三期如何而來的情況；能斷魔境行者及喀惹巴的概況；大悲觀音法門及金剛鬘等法類；往昔僧衆來源及問答等類的輪廓。（本書）一向被推崇爲研究藏史的信實史籍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重視。」

本書原文，頗多費解之處。藏文原版又往往模糊不清。譯事之不易，是可推想而知的。加上譯者郭和卿先生有獨特的行文筆法，因此全書並不易讀。此外，有若干處疑似排印

有誤的語句，由於譯者不在台灣，聯絡不易，無法徵詢，故不敢擅改。讀者在閱讀本書時，如發現有不甚雅馴的字句，敬請鑒諒。

譯者後記

郭和卿

『青史』的著者爲廓諾·迅魯伯。廓是其族姓，廓諾意爲廓譯師；迅魯伯是其名，意爲童德。他是元代藏族著名譯師，生於後藏達納普地方。曾前往尼泊爾和印度，在許多班底達座前，聽受許多教法，成爲最善巧通達者。五世達賴喇嘛在他所著『西藏王臣記』中，也稱讚他是一般史學家奉爲頂上莊嚴大寶般的人物。

他曾譯有許多密宗教法。於元順帝至元十八年戊戌公元一三五八年著成『青史』初稿，是其著名的代表作。全書分十五輯，其中有教法來源、西藏歷代王朝、西藏前宏和後宏期佛教、新舊密乘、教派傳承、法門來源等第一手珍貴史料。後來達惹那他所著『印度佛教史』，及吐觀·羅桑却季尼瑪所著『一切宗義源流』、貢波交所著『教法史』等，無不依據『青史』而撰出。

總的說來，『青史』不僅是第一手資料；而且大都確實可靠。特別以紀年來說，西藏一般史學家大都馬虎，而『青史』中的紀年，確是經過考據而寫出，大都可靠。但是此種

古籍，費解之處不少；特別是本著藏文原版字迹大都模糊不清，給翻譯以許多困難！而我學識淺薄，錯誤難免，尚希賢達，有所指正。（節錄）

目次

出版前言

譯者後記

第一輯	教法來源、西藏歷代王朝、西藏前宏期佛教	一
第二輯	西藏後宏期佛教	六三
第三輯	舊譯密乘	九九
第四輯	新密乘及隨行道果等	一九三
第五輯	阿底峽尊者傳承錄	二二九
第六輯	峨諾·巴操傳承錄及中觀、因明、慈氏法類等如何而來的情况	三一一

第一輯 教法來源、西藏歷代王朝、西藏前宏期佛教

梵語：曩謨布達雅；

藏語：桑杰那恰澤諾；

漢語：敬禮佛世尊。

禮贊文：

是誰非一亦非異（註一），

成爲利益自他基，

非無實性非有體（註二），

獨如虛空性難量。

無染無相（註三）寂定中（註四），

周遍圓融無戲論（註五），

各各自證（註六）諸佛尊，

無喻法身（註七）前敬禮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是誰出世不思議，

獲得百善本體果（註八）。

各種佛大眷衆中，
諸世間中宏法音，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廣作具慧歡喜因。
圓滿報身（註九）前敬禮。

是誰爲熟諸有情，
或是菩提轉法輪，
三有怖畏劫運中，
隨到十方諸利士，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有時如火觀熾光，
最後或現大涅槃（註一〇）。
以諸方便屢趣入，
諸佛化身（註一一）前敬禮。

三域（註一二）行中得解脫，
清淨涅槃（註一五）相寂靜，
難證難觀（註一六）利自他，
諸佛唯一無二身（註一八），

虛空等住（註一三）諸有體（註一四），
此性修士所當證，
周遍無相離分別（註一七），
無等樂身（註一九）前敬禮。

以上是「禮贊」的階段。

如是用梵語（古印度語之一，原著「禮贊」附載梵文，於此從略。）和藏語來「禮贊

「佛的四身（註二〇）已。首先當寫我們的導師（釋迦牟尼）的世系：如『阿含經』中說：佛世尊住迦毗羅幡窗都城（古印度一域名）時，有問諸釋迦從何而生？最初爲何者？往昔是何世系時，如經所說，可問於佛世尊，於是問佛。佛說：「若說釋迦世系時，有爲諸外道自我稱贊所知之處。大目犍連（註二一）：以汝功能若欲示說其處，須默然受命，我因背痛暫不說此。大目犍連：汝應從往昔釋迦世系開始而作宏論。佛世尊繼即目視僧迦胝（祖衣），以膝作枕令其入睡。於是大目犍連入能見往昔釋迦世系三摩地（卽定），繼由定而起，安坐於鋪設座上，而對諸釋迦說道：「當此世間壞滅時，有情大都生於『光音天』界（註二二），而成爲『初劫』（註二三）。繼從此詳說至最初有國王之間、到衆敬王時，所有諸人，名叫有情。衆敬王之子名美光，爾時之人名來此。美光的王子名叫善王子，彼時的人名具夢。善王之子名勝善，其時的人名云項。勝善之子名長淨聖，那時的人名多羅樹根。長淨聖王頭頂上肉核中所生王子名我乳王，彼時的人名意生。當以上六王的時代中，人壽爲無量歲。又從我乳王的右腿肉核中生出美妙轉輪王；從美妙轉輪王的左腿肉核而出生近美轉輪王；從近美的右足肉核而出生具美轉輪王；從具美的左足肉核而出生近具美轉輪王。以上四王於四洲（註二四）中，每一王成爲權統一洲的轉輪王。又從近具美

王之子賢善王起，至普光王之間，說有三十位國王名稱。普光王的後裔，出有一百位國王（以統治疆土），都出生於普陀洛伽城中。其中最末一王名調伏敵，其後裔出有五萬四千人，均出生於敵軍不能侵城中。其中最末一王名勝中勝王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六萬三千人，都出生於哇惹納色（鹿野苑）城中。其中最末一王名難忍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八萬四千人，都出生於嘎毗那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梵佑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三萬二千人，均出生於大象城中。其最末一王名象佑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五千人，都出生於安石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泊布金（有胡桃王）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三萬二千人，都出生於胸臥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稱波伽都（大量調伏王）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三萬二千人，都出生於未勝中得勝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因陀羅（即帝釋）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三萬二千人，都出生於嘎納雅古壩乍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勝樂，勝樂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八千萬人，都出生於漲巴惹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魯伊拉（龍中天）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二萬五千人，都出生於多羅樹鬘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人中天，其後裔共出有國王二千萬人，都出生於惹瑪里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海神，海神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八千萬人，都出生於象牙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洛卓讓波（智賢王），智賢王後裔共出有國王二萬五千人，均出生於王舍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除暗王，除暗

王後裔共出有國王二萬人，都出生於哇惹納色（鹿野苑）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大自在軍，此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八萬四千人，都出生於拘尸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海軍，海軍王後裔共出有國王一千人，都出生於普陀洛伽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嘎吐絳（修苦行王），修苦行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八萬四千人，都出生於拘尸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薩伊凍（地面王），地面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十萬人，都出生於哇惹納色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地祇，地祇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十萬人，都出生於敵軍不侵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地持，地持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八萬四千人，都出生於彌梯那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大天，大天王後裔共出有國王八萬四千人，都出生於彌梯那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周邊，周邊王後裔共出有名可稱的國王四十九人，其最後一王名堅車，堅車王後裔共出國王七萬七千人，都出生於普現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虛空主，虛空主王的王子名龍護，龍護王的後裔共出有國王一百人，都出生於哇惹納色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赤根，赤根王於迦葉佛（註二五）前發菩提心（註二六），最後往生兜率天界（註二七）。赤根王的後裔共出有國王一百人，都出生於普陀洛伽城中。其最後一王名納哇金，（具耳王），具耳王有子二人，即喬答摩（註二八）和嚩惹達乍。喬達摩於父王前陳述他願出家爲僧的願望後，得父王許可，也就在黑色仙人座前出家，向師啓請說：

「我不能以寺人飲食養活我命，請允許我住於城郊。」得師許可後，於是以樹葉蓋一茅屋而居住。那時，其地有一奸人名蓮支，他爲了和妓女讓謨歡會淫樂，而寄贈了服飾。另有一客人攜帶五百貝錢而來到妓女讓謨處，讓謨派一女僕到蓮支處去後，而與客人歡會淫樂。客人去後，復派遣女僕去（和蓮支）說，現有歡會的時機，但繼而又說沒有歡會的時機。女僕說：「她是不容你接觸的女人，實際不是沒有歡會的時間；而且她穿着你給的服飾同他人行淫。」於是蓮支發怒說道：「你去叫她到某處的林園中來。」蓮支去到林園問讓謨道：「你接受了我的服飾禮品，而和他人行淫合理嗎？」讓謨說：「這事請你恕我的罪過吧！」蓮支怒而殺了讓謨。女僕大嚷女主人被人殺了。群衆聞聲齊來觀看，蓮支大驚將血劍放在喬答摩屋前而逃進人群中去了。群衆查看到血劍都說：「出家僧喬答摩殺死讓謨。」並且說「你這出家人撑着仙人法幢而幹出這樣的罪孽，有何辦法！這是罪犯。」喬答摩雖辯說「我不是罪犯，確實未作過這樣惡事。」但誰也不聽。當即反背其兩手捆縛起來送交國王。國王也不辨真偽，逐命處以利戈貫身的極刑。依王命處刑後，其師黑色仙人前來觀看，尋覓而得見其利戈貫身（從肛門至頂）的慘狀，問道：「我徒何故受此慘苦！」答說：「實是業力！」問身創慘痛麼？答「身創而實非我心所作。」師說：「這如何能知

呢？！」喬答摩發誓說：「若實非我心所作而身受此慘苦！誓願吾師黑色皮膚立變金色。」剛舉誓已，師膚立變金色。師遂信其無罪。喬答摩問道：「師父：我當往何趣？當受何種生？」師說：「徒兒！汝婆羅門無子嗣，也無往何趣可言。徒兒你是否觀察過你還有生育的功能？」答說：「我從少年出家，未曾受過女色，還有什麼可觀察的呢？」師指示道：「徒兒汝須憶念往昔行淫樂境。」答說：「由於身受慘苦，雖遵師命，難憶昔境！」於是仙人運用神變力，使和風細雨臨其身，壓伏其所受痛苦。令他憶起昔境，念起淫樂而下滴精滴和血兩點，由此兩點精血化爲二卵，經日光照煦，卵破而生出二小兒進入附近的甘蔗林空隙裡。喬答摩受強烈日光照射而死去。其師黑色仙人來到細看附近一帶得見二卵殼，追蹤尋覓於甘蔗林中得見二小孩，知爲喬答摩之子，遂帶到自己住處，用乳食哺養起來。由於得日光照煦而成熟，所以稱作日種；由於是喬答摩之子，遂以喬答摩爲姓；以從自之支分而生，因此名支生；由於從甘蔗林中而獲得，以此安立名爲甘蔗族。有一時間中國王囑惹達乍逝世而無子嗣，衆大臣商議立誰爲王時，都說應立他的長兄爲王。於是去到仙人住處，問：「喬答摩在哪裡？」答說：「你們將他殺了。」答曰：「我們在哪裡見過他都想不起來，怎能去殺害他呢？」仙人說：「應當想一下，」於是詳談經過。他們說：「